



# 德艺双馨话朱恒

◆文化漫谈 ◆吴潮海



朱恒先生照片选粹

些多少总会反映到自己的画上来。”

他笃信，在中国画坛上，凡是有成就的画家都有高尚的艺术修养和人格。他推崇自己的恩师潘天寿先生“余谓笔正则画正，心正则笔正，人格方正，画品亦高；人品不高，画品必低劣”的教诲，并将其贯穿于自己的一生。

春风化雨，桃李成蹊。朱恒师从潘天寿先生，得以严师出高徒。

## 功到自然成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朱恒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，一是刻苦临摹，据其绘画生涯来看，其临摹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，单是对王石谷的《江山纵览图》，就花了近三个年头的业余时间；二是写生，二十多年来，他五临黄山，六访仙都，八游雁荡，登岱宗，攀匡庐，履青城，越衡华，溯长江，涉三峡……凡古贤入画之山川村落、名胜遗迹，他无不沿波讨源，饱游饫看，他的写生稿数以万计。

从绘画生涯来看，朱恒的勤勉是尽人皆知的，他每日勤于笔墨，不是写字就是作画，少有空闲。

经过长期的“原始积累”，他画起画来得心应手：黄山的神秀、匡庐的丰韵、华山的峻峭、雁荡的奇诡、富春的明净、西湖的旖旎……挥洒自如，无不妙趣横生。

正因为朱恒是以生命的精神看待大千世界，所以他的山水画，不论是深山飞瀑、苍松古木还是幽潭深潭，都不是冷冰冰的、没有生命的死物，而是活泼泼的生命。山以水为血脉，故山得水

而活；水以山为面，故水得山而媚。

画家的眼睛是通向心灵的，只有心动了，画出的东西才感人。难怪朱恒常说：“山水虽是自然物，但寄托着人们的思想感情。”

## 情真意又切

除了画技独具一格，人们对他的人品也交口称赞。

1943年，为了资助抗战，朱恒跋山涉水赴丽水举办个人画展，把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国家。

朱恒全家生活靠他一个人支撑。他在省城，且有一定地位，但从 not 投机钻营，他的夫人一直在农村旧居带着孩子艰难度日，直到1983年才团聚，夫妻分居长达半个世纪。据他女儿朱一嫣说：“先父对我们家人非常严格，从不向国家伸手。比如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弟弟想把户口迁到杭州，可先父一直未答应，所以两个弟弟至今还在农村。”

家庭生活虽然困难，但亲朋好友向他索画，他总是有求必应、有求必给。

1989年初夏，他的腿因车祸而骨折，长时间绑着石膏，不能伸展，他就把骨折的脚架在方凳上坐着画画。住院期间，他没等痊愈，就瞒着医生“逃”回家画画，说是欠下的“画债”太多了。

朱恒还乐于“不请自画”，1970年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，朱恒欣然画了一幅1.2米高的巨幅画卷《纵览云天》，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；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，朱恒连夜精心画了一幅《千峰万壑砥南天——石林纪胜》五尺直幅送到边防前线，慰问正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；1990年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，他又创作了象征民族团结的《龙·虎·鹰》巨幅山水画3幅，献给亚运会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义乌市政府与上海石化开展经济协作，他又画了巨幅山水画赠给上海石化。

## 情深艺自真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第一届、第二届国画展，第三届美术展，他均踊跃参加。其作品全部入选，并获好评。

自1964年起，他又接连参加全国展览5次，出国展览5次，举办个人画

展20多次；并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《浙江画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50多幅。浙江电视台分别在1982年、1989年的《美术欣赏》栏目播放了《朱恒画雁荡》专题片。

同时，他还为杭州饭店、西泠宾馆、之江饭店、北仑港、宁波饭店等20多个单位作画，代表作品有《千里共婵娟》《雁荡山》《明州胜览》……

此外，《云天万里仰高峰》《兀立千秋》《高山仰止》等精品力作，还分别被20余个重要楼堂馆所珍藏。1988年创作的丈六巨匹《五岳峙中华》，由国务院收藏。

与此同时，他的画还不断被日本、法国、英国、丹麦、德国等国家的藏家收藏。

正由于朱恒潜心研习历代诸家名迹，又不拘泥于古法，而是“用自己的方法，说自己的语言”，将传统与造化都融通于自身的艺术创作，既尊重传统，又勇于创新，从而逐渐形成了物我合一、大气磅礴、奔放又充满激情的独特艺术风格，得以在浙江山水画坛独树一帜、自成画派。难怪在书画界，大师们对他的绘画成就好评如潮：著名国画家、鉴赏家谢稚柳先生，在认真审视朱恒作品后，连称“妙笔”，且当即提笔点赞：“山水清奇，水墨清华”；著名书法家孟海先生题跋：“云烟苍润，笔墨氤氲”；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题笺：“笔墨纵横，极呈异趣”；著名画家赖少其先生在看到朱恒《黄山册页》后，也极为赞赏，欣然题跋“笔墨华滋”，并赞其为“浙江新崛起的山水画派”；潘天寿称赞他的画“用笔空灵，颇为难得”；《中国文化》杂志社主编刘梦溪教授看了他的画后，说：“朱老先生的笔墨功力，在全国已少见。”

诚如开馆前言所云：“朱恒的艺术之路始于家学，成于学院，融通古今。在数十年的创作与教学生涯中，他始终秉持‘笔墨当随时代，精神源于传统’的理念。他的山水画苍茫浑厚、花鸟画清新雅致、书法俊逸洒脱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人画风貌。”

是的，在跌宕人生中，美术创作是朱恒先生紧握的那份美好。他于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，用画笔描绘出属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，构建起一个充满真情的艺术世界。他迎难而上，正是对艺术的不懈追求，造就了其绚丽的丹青人生。

◆笔走万象 ◆夏雪莲

度，口感酸甜，特别好喝。”

过了一周，我问毛妹：“出酒了吗？”毛妹说：“出了，但量还很少。”于是，我飞车到了佛堂毛家大院。一踏进老宅的大门，就闻到一股酒香。我迫不及待地跑进酒窖。哇！三四个工人正从十几口大缸中间的酒窝窝里起新酒呢！

接过毛妹端给我的酒杯，仔细看新出缸的头道红曲酒，红彤彤的颜色十分娇艳。闻一下，浓浓的醇香。浅尝一口，酸甜中带着一丝酒气。于是，我大着胆子一饮而尽。毛妹赶紧说：“新酒虽然口感像果汁，但依然是有度数的，喝了后也不能开车哦！”

盼了半年，终于尝到了新酿的红曲酒。有酒岂能无诗，回家后我给毛妹发微信：“新米酿红浆，今天终可尝。他乡遇知己，一醉润诗肠。”



老家大陈镇大畈村，坐落在会稽山脉群山环抱之中，素有“义乌第一缕阳光洒下的地方”之称。800多年前，家族祖先从后宅初次迁到这荒凉之地；因这里虽然群山环抱，内部却有不少平坦土地，故名“大畈”。

大畈地处偏僻，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仍旧有很多乐趣，以做戏、看戏最让人难忘。

爸爸年轻时与三夫佬、茂兴、香因等一帮同龄伙伴，组建了婺剧戏班子，清一色的男人，拜了东阳的一位老教戏先生。每当农闲，他们就自制一套竹轿去把教戏先生抬到大畈，一起学习。戏文也是教戏先生自己抄写带来的，每个人都要用毛笔手抄戏文。

到了农忙季节，戏班子成员又用竹轿将老先生轮流抬送回东阳，从大畈出发，要走四十多里山路。

我常听老人讲，他们学习非常用功，天蒙蒙亮就要起来练喉口、抄戏文。

家里现在还留存着厚厚的一叠剧本，全是教戏先生和我父亲用毛笔手工竖排抄录的，曲目有《薛刚反唐》《打金枝》《十五贯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武松打虎》等。

记忆中，爸爸临睡前总要在床前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看剧本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边看边小声哼唱，我常在爸爸的唱戏声中沉沉睡去。

每天早上起床，爸爸还没从床上坐起，就会用手拍打自己的胸脯——一边是为了驱寒，一边是借此练手速。

“啪啪啪……啪啪啪……”，那声响极有韵律，总要拍上好几个段落，他才会起床。每次在家吃饭前，他也总要用筷子，有节奏地“哒哒哒……哒哒哒……”敲击桌沿进行练习，速度快起来的时候，双手就变成了看不清的残影。

爸爸常跟我们说，教戏先生教导他们——学东西就要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习惯成自然后，苦了我们兄弟姐妹了，其中最受苦的是我。因为我最“讨债”，每次爸爸弯着手指敲我“栗子”时，也必定要迫着我按节奏敲满几个段落才肯罢手，幸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脑袋，一个也没被敲傻掉。

大畈正月里经常做大戏，我就蹲在戏台上爸爸的身边看戏，看多了，也看出些名堂——打大鼓其实就是司鼓者，是整个戏班演出的总指挥，不能有半点马虎，乐队其他的锣、板胡、二胡、唢呐等就轻松多了。

最省力的是敲小铜锣的香因，因他小时候被一把香火烫了脸，留下一脸的麻子，故大家都叫他香因。他总是眯着眼睛，半天才慢悠悠敲一下。

拉二胡的贤根，是个酒仙。每次上戏台，他都会放半瓶葡萄糖玻璃瓶装的高粱烧在自己椅子底下，时不时放下二胡捞出来抿上一口，整日面色红通通。

而我爸爸始终双眼紧紧盯着前台、后台，双手不离鼓槌，嘴上轻哼戏文，鼓点一响，就像战士冲上了战场。

有时眼见前台唱戏卡了壳，我爸爸就会一嗓子提上去，与前台一起将戏文唱完。

有一年正月里大畈做戏，我照例蹲在戏台边沿看戏，大会堂挤满了来自周边山村的人。

当时做的戏是《薛平贵探窑》，我爸爸和荣海两人穿着早已磨得非常破旧、灰暗的戏服，一个出演花旦王宝钏，一个出演正生薛平贵。

我爸爸打扮得唇红脸白，黑色的鬓角牢牢粘在腮帮子上，掂着脚，在台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，突然，他发出“噫——”的长长一声，霎时压住了台下的嘈杂声；荣海去抗美援朝过，真正打过仗，当时在村里当民兵连长，走路虎虎生风。

两个大男人在台上演苦戏。荣海突然浑身发抖，开腔唱道“十八年来，我的妻呀呀呀——”。台上这两个大男人顿时泪如雨下，边哭边唱，泪滴“吧嗒吧嗒”地砸在戏台木地板上，溅起一圈一圈的灰尘。一时间大会堂满场肃然，一会儿工夫，台下啜泣声此起彼伏。

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，但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幸好我爸爸会唱戏，不然，我妈妈都不想嫁过来了。

我妈妈是离大畈村十里山路的里西岗人，比我爸小11岁，20岁前就由父母作主许配给我爸爸了。

年轻时，爸爸有一次由于干农活操劳过度，加上受凉，失声了半年之久。那时妈妈还未嫁过来，有一次她去苏溪赶集，听到有人悄悄地在背后指指点点：“喏，这么漂亮的小娘要嫁给一个哑佬了。”

妈妈听了心中难受，回家就跟外公外婆说坚决不嫁。其实，那时爸爸的身体已大为好转，刚好也在那年正月里，里西岗村要邀请大畈戏班子去做戏。做戏的这帮伙伴特意安排我爸上台唱戏，一嗓子起来，用我爸爸的话说：那是风车口干活的人都听到了。当时，躲在家里不肯去看戏的妈妈听闻此事，心里就安定了下来。

我爸太喜欢唱戏了，在人多的地方，只要人家一怂恿，就会满脸堆笑地唱上一段。我妈妈在边上时，会轻轻骂上一句“又戏切了”，眼里却全是笑意。

一天，叔叔家办喜事摆酒席，来了一屋子的外地亲戚，我跟着爸爸去做“相食猫”。吃到一半，邻桌有几个人鼓动“林荣，兴头起！兴头起！”，我爸爸照例开心地唱了起来。席上不断有人叫好，其中一个外地人叫了一句——“哟，这老头的喉口真好了。”我爸爸听后，看了那人一眼，不动声色，唱罢，默默坐下了。

一会儿工夫，农村酒席的最后一道菜——青菜豆腐汤都还没上，爸爸就带着我提早离席回家。一进家门，爸爸重重叹了口气，愤愤不平地对妈妈说：“炫个头！有个人叫我老头，我才48岁，叫我老头。”妈妈笑答：“哦，还要叫你‘毛头’咯！”

父亲直到八十九岁去世前，还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敲鼓、唱戏，乐此不疲。

如今去大畈的山路，早已由以前弯弯曲曲的羊肠泥道变成了现在装路灯的柏油马路，汽车进出十分便捷。大会堂的戏台还在，但村里的戏班子早已不复存在，父亲、荣海、茂兴等十几位成员，如今只剩铁生一人在世，其余均已作古。

现在村里若要演戏，通常会请专业的婺剧团——团里的演员个个功底深厚，戏服也光鲜亮丽，可台下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。

以前的快乐再也回不来了。

（备注：文中部分表述为义乌方言音译）

# 毛家大院酿新酒

在义乌，每年大雪节气过后，人们就开始忙活酿酒了。

义乌红曲酒不仅养生，还属于非遗项目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《健康大讲堂》等栏目多次介绍过义乌红曲酒的养生功效，还提到红曲酒的历史渊源。

在义乌，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“红曲酒糟核桃羹”。这道美食，也是义乌传统的“月子饭”。义乌闺蜜毛妹经常说，新酒糟做的酒糟核桃羹才最好吃。于是，我对酿新酒那是十分向往的啊！

以前听歌里唱：“九月九酿新酒……”我以为酿新酒是在九月间。到义乌后才知道，每年新米归仓，大雪节气过后才是酿新酒的时候。从九月开始，我便跟毛妹讲：“开始酿酒的时候，一定记得喊我去看哦……”

这不，刚刚过了大雪节气两天，毛家大院就开始酿新酒了！

酿酒的第一道工序是蒸米。几十袋淘洗干净的糯米，两三口最大号的铁锅，四五层的大蒸笼，三四个男子忙活着……

按照惯例，午饭便吃了为酿新酒蒸的糯米饭团。我学着大家的样子，带上塑料手套，抓一把黏黏的白米饭摊在手掌上，裹一勺新熬的红糖，使劲攥一攥，让米饭把红糖裹在里面，或者用米饭裹住油条团在一起，成为香香甜甜的饭团……

酿红曲酒的第二道工序，拌红曲曲。蒸熟的糯米，温度适当后，加上红曲搅拌均匀。白白的糯米与红色的酒曲拌在一起，红白相间煞是好看。最后，装进一个个大酒缸里。每一缸，都要插上几个上下通气的孔。我问毛妹：“这样就可以出酒啦？”毛妹讲：“后面隔几天还要定期搅拌，然后静静等待发酵分解，便可出酒啦。刚酿出的新酒，仅有5至8